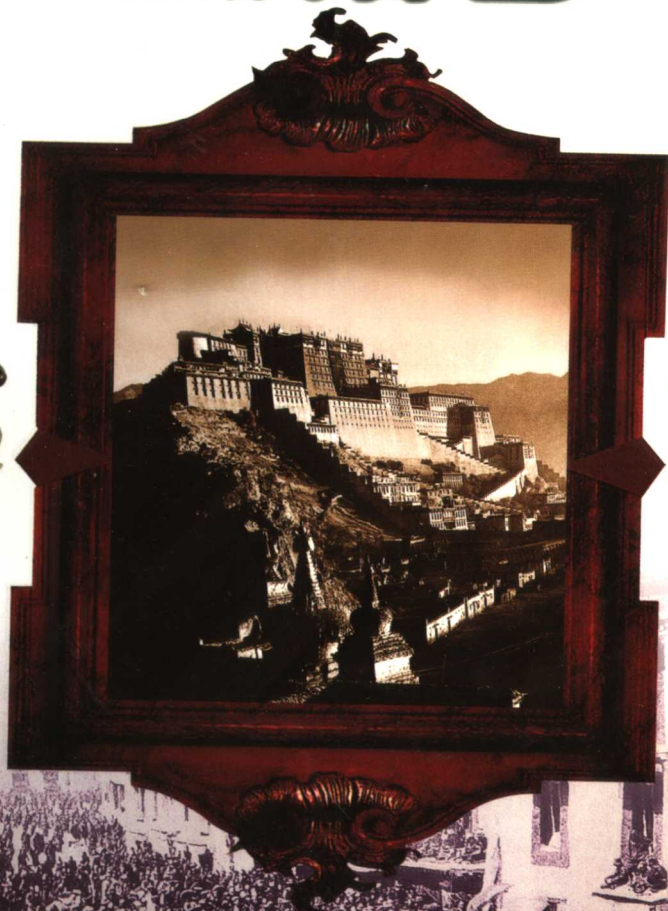


老拉萨

圣城暮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陈宗烈供稿

马丽华著文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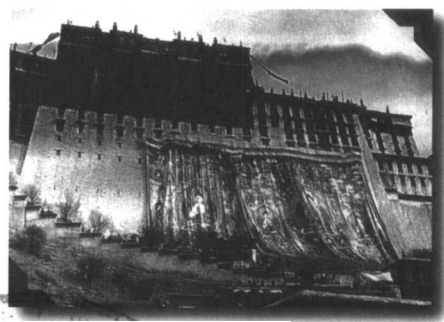
K 297.51/1

161

老拉萨

圣城暮色

马丽华 著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拉萨: 圣城暮色 / 马丽华著. —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2.3

(老城市)

ISBN 7-5344-1361-3

I . 老... II . 马... III . 拉萨市 - 地方史 - 史料
IV . K29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3399 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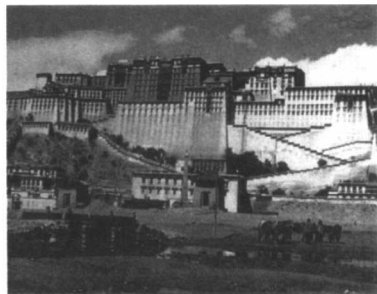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进入 20 世纪的拉萨

沧桑史话 (005)

圣城之门何以关闭 (017)

两世第穆活佛 (025)



第二章

与过往时代相伴生

(039) 贵族世家的浮沉兴衰

(057) 拉萨的僧侣世界

(077) 噶厦政府事务

第三章

世俗百态八廓街

八廓街环行路 (093)

商贾云集之地 (111)

圣城市井众生相 (119)

要饭的欺负花子 (125)





第四章

从驻藏大臣衙门到民国历史档案

(135) 海道上来的张大人

(145) 一脉相传的千年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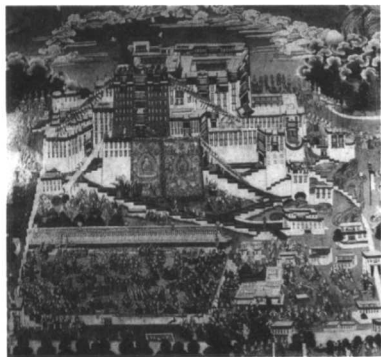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末路的神王统治

家不和，外人欺 (163)

神王神王欲往何方 (173)

最后的挽歌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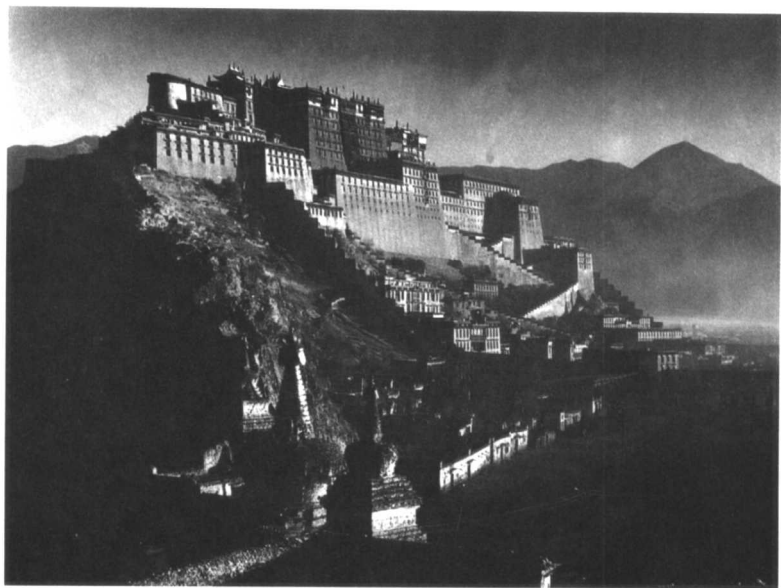
第六章

遥望远去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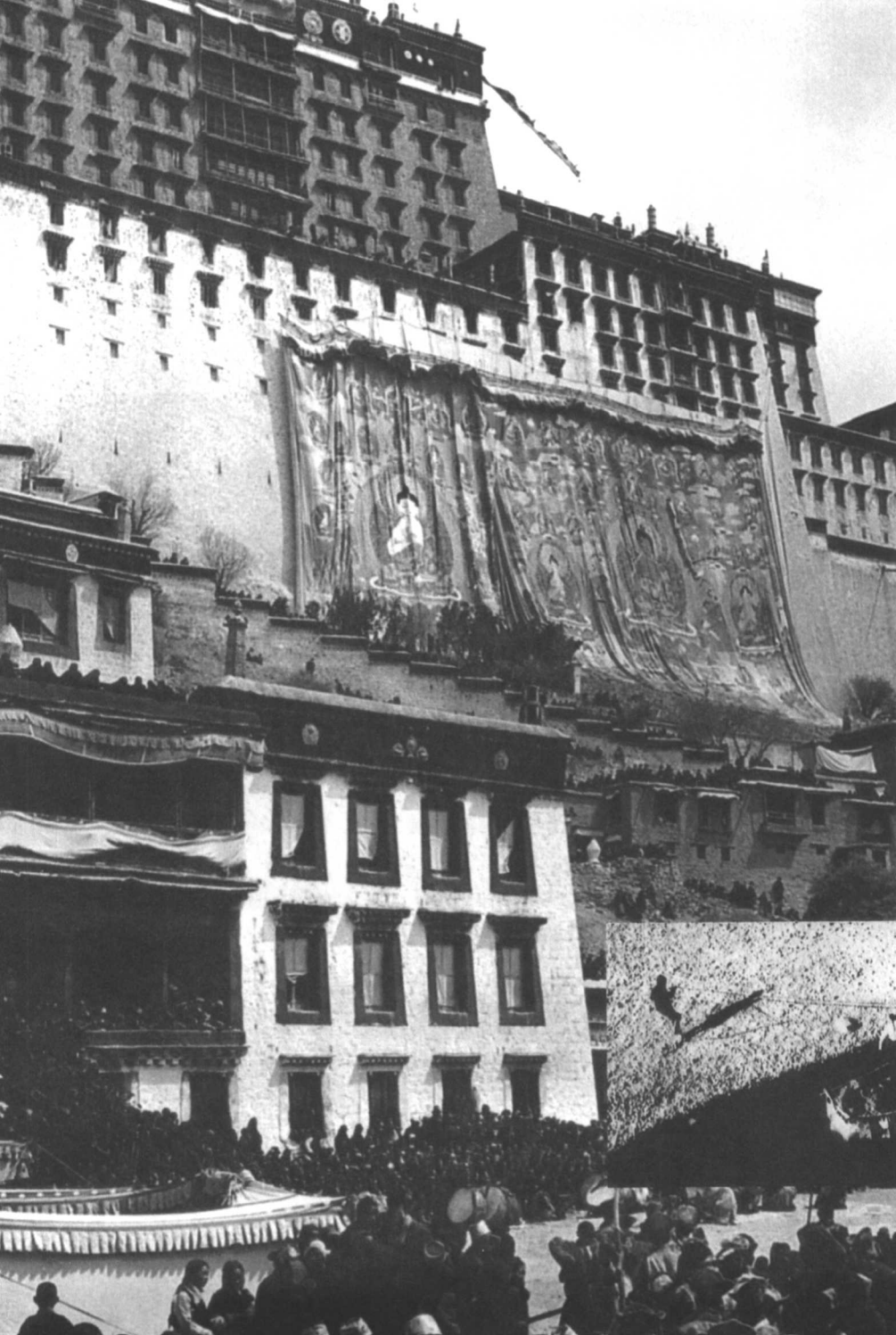
(199) 老照片背后的十世第穆活佛

(207) 一个人的人生三段式

(219) 独行在思想的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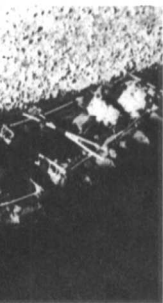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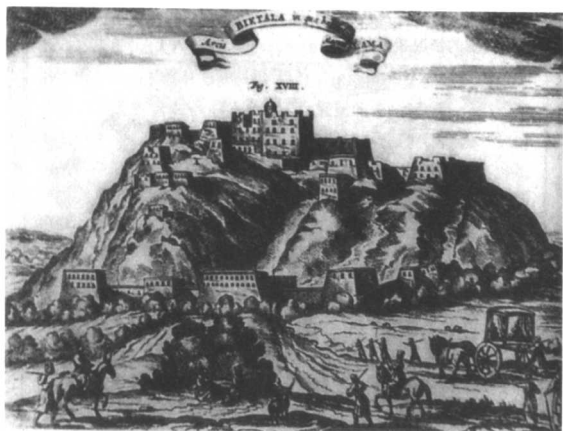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标志性建筑，现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陈宗烈摄于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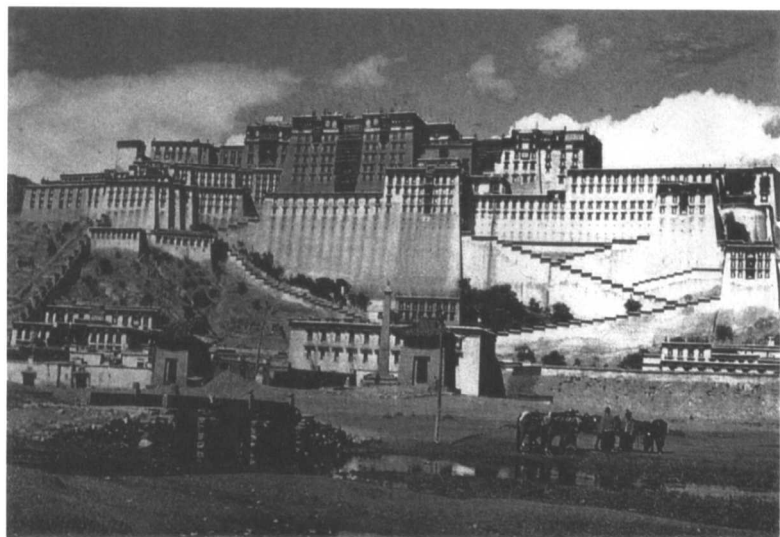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进入 20 世纪的拉萨





1660年的拉萨与布达拉宫，据现已佚的白乃心（Johannes Gruber，奥地利耶稣会士，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的一幅素描而制成。图中环城围墙于1720年被清军拆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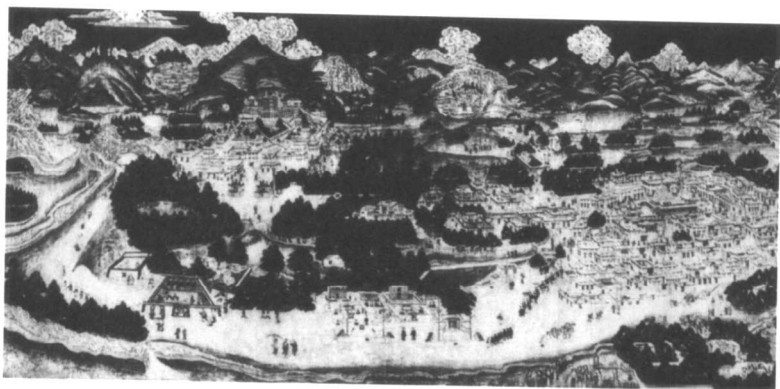
布达拉宫正面，曾有小桥流水，现在则建成了一个广场。（陈宗烈摄于20世纪50年代）



布达拉宫曲
结竹普法王殿中
的松赞干布塑像。
(陈宗烈摄于20
世纪50年代)

沧桑史话

是什么样的诱惑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张望过往岁月？从这些发了黄的老照片中我们试图发掘出一些什么？作为盛名久负的历史文化名城老拉萨，正像长长的一卷老照片，意味深长。用心地端详着它，我从那上面读出了晴空丽日，也读出了风云漫卷。目睹着历代权贵政治角逐的拉萨，依稀可见刀光剑影；感受着藏传佛教中心圣地的宗教的拉萨，看熙熙攘攘过往香客的背影；隔着岁月的幕幛，隐约地还听到了八廓街头“卖水萝卜——”的叫卖声，显然地，那又是一个市井民俗的拉萨。拉萨，老拉萨，僧侣的拉萨，贵族的拉萨，商人、乞丐、朝圣者、探险家的拉萨。藏史春秋，雪域沧桑，巫风神雨，悲欢歌哭，人类生活千



百年，在闪闪发光的巍峨金顶的俯视下，缓慢而笨重地流过布达拉宫脚下。

老拉萨作为吐蕃王朝首府都城，至少可以向前追溯十三四个世纪。老拉萨的前身，也即此地被农耕开垦的史前史渺渺不可及，有考古确证的至少在三四千年前，有拉萨河北岸的曲贡遗址为证。彼时已是石器时代的末端，似已有金属器具相伴发现。迨至公元633年英雄史诗的时代，松赞干布以金戈铁马一统了高原大地。吐蕃君主大约从若干候选地中精心遴选出此地建设都城，想来那时的气候好于现在，森林茂密，河湖遍布，好一处农耕牧猎的沃野，屯兵训练的教场。雅隆部落——吐蕃王朝的中心北迁而来，果然风水宝地，几百年间养育出一个强大帝国。吐蕃全盛的顶峰在赞

清代绘制的拉萨市区图。右侧楼房密集处是八廓街，为市中心。

拉萨北郊发掘出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曲贡村遗址。这是出土的一只陶罐。





绘制在罗布林卡新宫墙上的壁画《冶炼图》，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生产水平。（陈宗烈供稿）

近代拉萨形势图，总体格局未变，只是抽象一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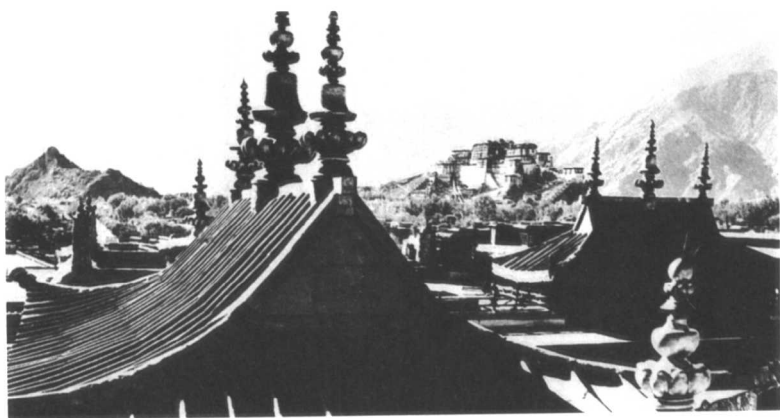


普赤松德赞时，不仅占领了丝绸之路安息四镇达200年之久，而且外甥打舅舅，一举攻下了大唐京师长安。唐史中记过一笔，《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也曾如此描述：

达札路恭等“引劲旅至京师，京师陷，唐帝走，乃立新君，劲旅还”。不过中原人后来很少再提起这一段。西藏不忘昔日荣光，一通石刻方尖碑屹立在今日的布达拉宫广场。铭刻于公元8世纪（约763年）的“达札路恭纪功碑”就记载了这一战绩。

老拉萨最初的名字称“吉雪卧塘”，文献中最早出现者为“惹萨”，是“羊”与“土”的合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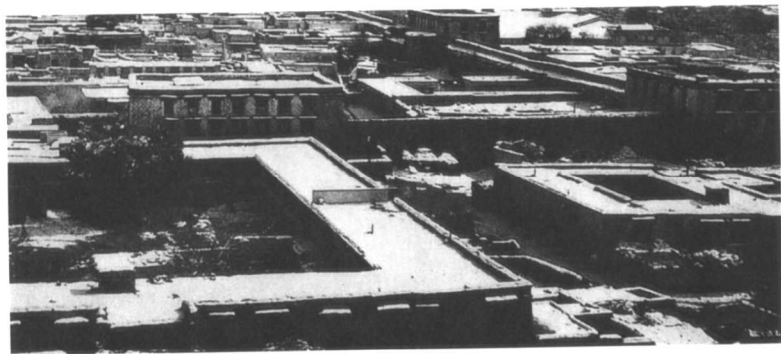
约是取意山羊负土填湖修建大昭寺的典故，汉文译为“逻娑”。早先的拉萨河也不叫“拉萨河”，这条自东而西流贯拉萨河谷的河名为“吉曲”——幸福河。至于拉萨（神圣之地）



大昭寺金顶。
(陈宗烈摄于1957年)

的名称，应当在后来，后世佛教繁盛时追加的。后世典籍中附会者更多，例如说文成公主来拉萨后察天象观地理，得出结论“天如八辐轮，吉祥无比；地如八瓣莲，福运亨通；群山如吉祥徽，瑞相拱照”，遂对拉萨四周的山以吉祥八宝名之：妙莲、金轮、宝瓶、宝伞、双鱼、胜利幢、如意结、右旋海螺。还有一些对拉萨的称颂虽借文成公主之口，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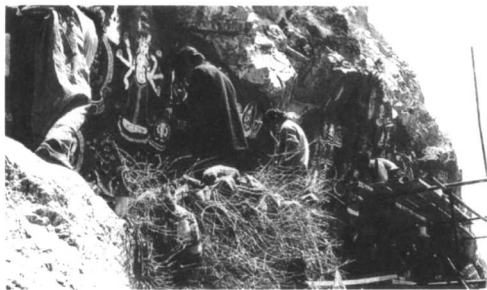
布达拉宫俯瞰下的古建筑群，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保持着原有的风貌。(陈宗烈摄于1957年)





布达拉宫西南的药王山，山顶有个藏医学院，山脚是修行人住的地方。（陈宗烈摄于1957年）

工匠们在修复药王山上的石刻佛像，这片摩崖石刻据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陈宗烈摄于1957年）



为男性口吻、藏式表述，且为宗教套话，在此不再引用也罢。

松赞干布定都拉萨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大致结束内部征战，使民众安居乐业，建立典章制度一类秩序，体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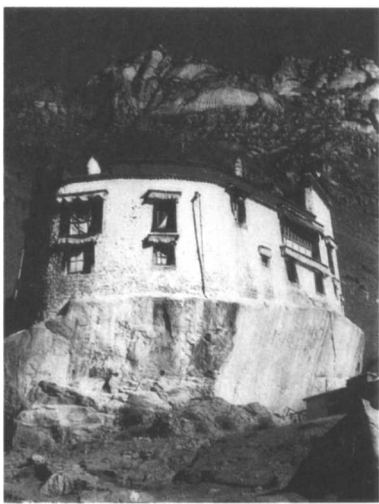
社会的进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拉萨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时代的遗迹：药王山的摩崖石刻及查拉路甫石窟、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的帕崩卡遗址，这一类实物档案体现了那时文化的长足发展。如果说吐蕃之前的历史犹如中原的春秋战国争霸时代，松赞干布和吐蕃时代犹如秦之一统，中原和内地曾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进，并在此际密切了联系的话，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而几乎同步了：或治或乱，或衰或荣。这一规律起初是从西藏档案馆一位老先生那里听闻，细细想来，唐宋元明

清，至民国，至当代，一一对应，莫不如此。那位老先生的原话是：“内地强盛，西藏安宁；内地混乱，西藏更乱。”

吐蕃一统大业三四百年，吐蕃崩溃之后分裂割

据又是一个三四百年（公元969年—1246年）。其时文弱的宋朝对西藏的作为，似乎仅限于茶马互市的商贸活动。在中心西移的萨迦王朝时期，公元13世纪，元代将西藏纳入进中国版图，册封13万户。拉萨作为其中之一，属蔡邦万户长领地。地方势力在此前此后的几百年间对拉萨的城市建设做

左图为布达拉宫法王洞内的吞弥·桑布扎塑像。相传这尊塑像制于吐蕃王朝时期。（陈宗烈摄于1957年）



出了贡献。明朝虽废止了万户制度，但在拉萨设置了行政机构，实行“多封众建”策略。清代以来的拉萨史十分明晰：清廷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并因此鼓励倡导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老拉萨的再度复兴显然以此为基点。差不多600年前，藏传佛教格鲁派正是以拉萨为基地兴起，著名的哲蚌、甘丹、色拉寺在拉萨兴建，特别是在清廷的扶持下，

右图为拉萨北郊娘热山谷里的帕崩卡寺，据说吐蕃初期，吞弥·桑布扎在此创建了藏文。（陈宗烈摄于1957年）

五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第一人(佛)强化了西藏政教大权之后的300年间,一种超稳定统治结构和社会秩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千年间老拉萨风云变幻,热闹过也落寞过。所以我们想要讲述老拉



围绕布达拉宫磕头的人。(陈宗烈摄于1957年)

萨的故事,从再度复兴后开始也是切题的。

拉萨,顶好是拉萨本地人做了摄影师的老拉萨。而藏族摄影师第一人是谁?是第十世第穆活佛丹增加措。此人出生于1901年,所以我们可以现成地截取进入20世纪门坎直至整个上半叶作为言说范围。为此我做了许多访问和案头工作,包括再一次通读了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



布达拉之雪。

(陈宗烈摄于1956年)

译成汉文也洋洋 70 余万字的一部巨著。该书选取的也恰是这一阶段，也恰是从第穆事件（不过是前一世第穆）说起的。无论采访还是阅读，都使我对老、旧的拉萨感到新鲜，情绪浮动：有时沉重，就叹气；有时迷惘，想跟着猜测一番、议论一番；有时发笑，就想着自己作为拉萨居民，这 20 多年算白过了：目光远视，一直投向远方的农村牧场，拉萨竟成了盲点。

不过无论有着怎样的兴趣去探寻拉萨的往事，但从拉萨往事一路走过来，扪心自问，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你是否情愿出生在那个时代？回答是否